

朱文端公三傳

歷代循吏傳卷之二

漢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

行有人悞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做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況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莽置大司農六

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後
莽居攝。以病免歸。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
以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光
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爲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絮。復以長子戎爲太中大
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卒。賜棺槨冢地。比
葬。車駕素服親臨送之。

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
道不拾遺。蝗不爲災。及遯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

王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靖，戰將角才之秋，獨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論者以子陵歸釣，實開東漢節義之風，擢茂太傅，遂使東京循吏輩出，諒哉。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洹澆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

吏杜絕流民稍遷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來陽縣
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爲冶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颯
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居官如
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年
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陽太守歸
家須後詔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
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
桑柘麻紉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

論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古之治民者如是後世治不古

若。非盡智猷才分之不足也。視官府爲傳舍。則其誠意之不加也。固宜。蠟居官如家用。能於聲教甫通之地。立法興化。移易風俗。而民咸宜之。故知設誠致行者。政之善經。雖康叔所以靖頑民。未有外此者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值亂避兵隴西隗囂聘之不應更始元年以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椽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是時中土士人避亂江南故會稽多士延乃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祿吏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

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名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願備錄。延辭讓再三。署爲議曹祭酒。萇尋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奉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
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
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
漸以禮義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人
生爲立祠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擢武威太守帝戒之曰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
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武威大姓田紺爲郡將兵長

史。子弟賓客多爲暴害。延收紺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爲河內太守。視事九

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論曰：子陵之清風峻節，光武猶不能屈。獨應任延之聘，雖韓起之與田蘇遊，其義曷以加茲。及後歷官禮教行於種姓，直聲動乎大廷，益以知延之學行，誠加於人一等矣。

友人

友人云：吾嘗聞之於人，曰：『君子之與小人，其相與也，猶水與火也。』

夫水與火，性不相容，而相與則必相害。君子與小人，性不相容，而相與則必相害。

君子與小人，其相與也，猶水與火也。君子與小人，其相與也，猶水與火也。

君子與小人，其相與也，猶水與火也。君子與小人，其相與也，猶水與火也。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容禮。又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宗室。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是時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教授於江陵。光武即除爲江陵令。江陵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

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驛道多虎行旅不
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
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昆對曰。偶然耳。
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
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
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於官。遂世掌宗正焉。

論曰中孚以格豚魚精誠之至有感必通然先以感通
爲心而期必其應則誠之與存焉者寡矣故昆偶然之
對非姑爲謙退也理固如是耳漢家自光武再造以仁
厚立國士多長者降及桓靈之世乃有以激昂議論見
者豈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
三遷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
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
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諍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
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
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
時匈奴數侵抄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
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戶口增倍九年徵拜潁

川太守時潁川盜賊羣起。伋到郡招降趙宏名吳等數百人。悉遣歸農。其黨聞伋威信降者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過京師見帝言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耳。比事訖。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許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

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大司空者。帝以新省朔方屬并州。而盧芳尚倚匈奴為邊警。欲伋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帷帳錢穀充其家。伋悉散與宗親。無所遺。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論曰。伋所至以信為治。夫信者。五常之本也。撫民不以信。則仁不究也。接人。不以信。則禮不行也。整兵。不以信。

則義不足以禦亂也。燭姦不以信，則智不足以靖民也。及主於信以成其政，至不欺竹馬兒童，庶幾朴篤君子者已。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一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暴橫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棨戟復使之河東至大陽聞賊楊異等規欲北渡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政治清平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

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築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南陽人以方名。信臣爲之語曰。前有
名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乃上疏願受小職。
以降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身
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初禁網尚簡。但以
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請立符。以絕姦端。從之。十四
年卒。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論曰。詩之爲治。可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名父杜母之
稱於今。爲烈。當其格殺蕭廣。一何壯也。其才略誠有以

過人者退而辭位以避功臣。又何其恂恂禮讓君子耶。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署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所在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而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爲人所笑太守梁統深相敬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不以官屬待之隴蜀旣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名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奮追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爲用命又率厲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

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丞已爲河西所敬重及爲守舉郡
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
行者忿之若讐郡中清平後上病去官卒於家弟竒博通
經典作春秋左氏刪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亦作左氏
說云

論曰光武中興隗囂猶狡焉思爲鼎立之計惟奮與竇
融梁統等精白乃心以獎王室其後竇梁皆藉椒房之
寵累葉貴盛卒與禍親奮獨橐囊蕭然一經授受終亦
不罹世網所守爲益高矣觀其以廉律已而羌人獻貲

以義割恩而氏人效命。則知爲天子吏。誠心格物。亦何物之不格哉。以此坊吏而吏猶有以求。賄顧私。敗其治蹟者。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早孤讓父餘財於元子比數百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騎七千詣大司馬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纔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說漢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旣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

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
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
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
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
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
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
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

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論曰。南國多稻田。而北土惟旱種。或以朔漠霜旱。又地高阜。恐水泉不足以輸灌也。讀堪傳。乃益知其不然。直阡陌既廢。兩漢之世。斥其地爲邊壤。不復更爲經界耳。堪以一守之力。種植一郡。民享樂利。播之歌謠。後之尹是邦者。富民之術。宜莫先於是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年十五爲郎好經書每休沐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調辰陽長以俗信巫鬼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至而尚已沒因監伏波將軍馬援軍與諸將俱進及援爲賊所阨卒於師士多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

也。乃矯制命呂种奉詔入蠻。告以恩信。而勒兵隨其後。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以降。於是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及還。自劾。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惟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遂每歲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旣而莫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東海吏民思均恩化。詣闕訟均者數千人。顯宗以

其能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均雖死，不易志。」帝聞之，善其不撓，即貲郎。遷均司隸校尉，出爲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者老爲走禱。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力疾詣闕謝。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之。旣而欲用爲司徒，召見均。疾甚，不任趨走，兩騶扶之流涕。固辭。帝甚傷之。建初元年卒於家。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貴宏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

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以時方嚴切。恒欲叩頭爭之。而終未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

論曰。陳湯矯制。以開邊。宰臣故抑其賞。志士猶或訟之。若均專命。以全王師。而劇盜隨以寧貼。其功浮於湯矣。湯之末年。每以邊事被顧問。均亦獲參異議。所遇又略相似。至均之論吏治。平情準理。以此從政。果且達已。

王景

王景字仲通其先琅邪不其人八世祖仲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於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家焉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修建武十年以陽武令張汜言光武方爲發卒而浚儀令樂俊復以新被兵革民不堪命宜須

平靜其事遂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形便。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史，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三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

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論欲車駕遷還長安。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孫叔敖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

論曰。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當神禹時。九河底績。然自殷家已不常厥所。至周定王而河遂改流。歷考

後代治法雖不必同。要惟疏濬開導。以殺其勢。順其性。如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者。方無惡於智矣。漢世賈讓之後。獨景以此見長云。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
豪宗自苦陞徙焉曾祖父哀成哀間爲右將軍祖父丹王
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遂
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
守張穆丹之故吏也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道
葭萌船觸石沒范抱棺俱沉衆傷其義鈎求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使持前資追范范卒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
受業事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

曹及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危。脅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

慙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舉茂木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匈奴過五千人移檄傍郡吏欲用故事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匈奴衆盛范兵不敵適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匈奴遙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匈奴自相斃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然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綉。數年坐法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道，遇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所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

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卒於家。論曰：范之孝義節烈，赴人之險阨而忘其施，可以廉頑立懦，豈徒以吏治見哉？昔李牧與廉頗相繼爲趙名將，牧之禦邊以示弱制勝，范乃以示強却敵，故孫臏滅竈而虞詡增竈，趙奢增壘而趙雲開壘，虛實強弱之形，兵事固倏忽而異變也。若范之將略，其猶有祖風者耶？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建武初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而弟丕方七歲晝夜號踊賻贈無所受旣歸服
喪禮過成人卒喪與丕奉母居太學習魯詩兄弟閉戶講
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問以
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郡數禮請託疾不
肯應及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肅宗集諸儒於
白虎觀恭以經明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
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

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訟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敕歸牛。至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親問兒。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

安。是歲嘉禾生恭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舉賢良方正。恭舉中牟王方。帝即徵方。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遭母喪去。後拜侍御史。和帝立車騎將軍竇憲。建議欲擊匈奴。恭上疏諫。略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今邊境無事。宜修仁行義。尚於無爲。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乎。不從。恭每見政事有益於人。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尋爲魯詩博士。拜侍中。數召問得失。恩禮寵

異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恭重購賞。開恩
信降其渠帥張漢等。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
盡破平之。永元九年。徵爲議郎。拜郎中。其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上除恭子撫爲郎
中。而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
帝即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初
和帝未令麥秋案驗薄刑。州郡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
略曰。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
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

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是時斷獄。承用肅宗之制。率以冬至前。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即格殺。不復讞正。及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復奏曰。王者之作。因時爲法。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耆舊大姓。不蒙薦舉。至生怨望。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性謙退。奏

議依經。潛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催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論曰。恭以德化人。世傳三異。至其兩論斷刑。上若天時。下便民事。與申商慘覈少恩者。迴若河漢矣。當西漢時。惟董仲舒知求端於天。以爲王者任德而不任刑。恭之治郡立朝。率由是道。可謂寬仁之長。慈惠之師者已。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
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
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
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侯十五年拜
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
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
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
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當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

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鞫。屬民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
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履頴。詔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
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踴躍。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
天下齊同其制。詔令三府以所立條式。班下州郡。在職六
年。轉頴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肅宗巡行再
幸頴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弟淳。襲並爲
尉。聲校尉。

論曰。彭之以禮訓人。事同韓延壽。然延壽以罪死。而彭
以恩遇終。以此知明章之馭吏。光於前列矣。至其差田。

為三品實倣周官不易一易再易之舊法然古者受田於公故田瘠者所受多田饒者所受少後世民自營山彭亦差之而已豈能盡如周制哉但因所差等以定賦稅之高下庶幾猶有禹貢之遺意焉是則酌古準今者所可變通其法而行之者已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
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
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
太守歲饑粟石數千錢訪未及上言即開倉賑給以救其
敝吏懼譴爭之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
救百姓順帝聞之璽書褒嘉焉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
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論曰歲之有災歉天之行也當鴻雁之哀鳴求芻牧而
難企坐視赤子之顛連於溝壑而惟一身之罪譴是恤
豈爲民父母之心哉汲黯而後謂訪實追蹤其美豈其
遠而。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已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爲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平。商旅露宿於道。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罷。歲餘徵拜侍御史。永

元十五年從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爲神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及喪西歸道經宏農民皆設槃案於路問其故咸言往時持米入洛爲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絕無侵枉故報之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弦歌而薦之鐔顯後亦知名仕至長樂衛尉自渙後連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

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
論曰朱子作綱目縣令書卒者陳寔王渙二人而已所
以勵天下後世親民之官也渙非獨以發擿姦伏見長
其誠厚之德實有感人者洛陽之民俎豆弦歌沒世而
不忘也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及姑老壽終。夫女弟以宿嫌誣婦厭苦。供養鳩其母。郡輒結竟其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守。守不爲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祈無所應。後守殷丹到官。嘗輒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即刑訟女。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而海出珠。與交趾比境。通商常以珠買穀。先時宰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留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楊喬七表薦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一論曰。書稱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况於振幽釋滯。尤貴設誠者哉。夫惻怛著則私意捐。是非別而刑罰中。悉其聰

明致其息愛。虛中以治鬼神。將通斯于公。所以無寃民也。嘗能雪寡婦之寃。至守合浦而有還珠之異。昔宋子罕有言。爾以得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夫不貪誠足寶。嘗乃以不貪之故而還寶。斯誠無價之至寶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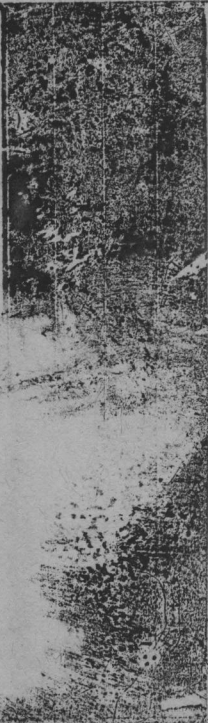
王堂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爲民患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擄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吏固諫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年坐

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進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爲蜀郡太守有治聲。

論曰任賢爲理政之本也其用弘其利溥善兼天下何
况郡邑於是坐嘯晝諾之後堂又著焉雖然非陳蕃其
人則不可

歷代循吏傳卷之二終



歷代循吏傳卷之二

三